諸子平議

諸子平議卷十一

德清俞樾

墨子三

知材也經上

樾謹按知讀爲智故經說上曰知也者所以知也所以知者卽智也淮南子主術篇任人之才難以至治高誘注曰才智也才與材通才訓智故智亦訓材

同長以缶

樾謹按畢謂缶卽正字是也惟此句疑當在下文中同長也之下爾雅釋言齊中也是中與齊同義故以

同長釋之而中之義又爲正下文曰日中缶南也是
也故又申之曰同長以正

佴自作也

樾謹按作疑佐字之誤爾雅釋言佴貳也佐與貳義相近老子以道佐人主者唐景龍二年石刻作以道作人主者作佐形似本易相混而此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

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閒而不攖攖也力刑之所以奮也

樾謹按次無閒而不攖攖也當在上文似有以相攖

有不相摎也之上文義方以類相從此文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刑之所以奮也兩語本相儷中間闌入此句則儷句隔絕矣下文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譽明美也誹明惡也功利民也罪犯禁也賞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罪也聞耳之聽也言口之利也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並是儷句今皆以它文隔絕由墨子寫此篇本旁行故易以錯亂今亦未敢一一訂正也

廣與循經下

樾謹按循乃脩字之誤蓋以廣脩相對爲文隸書脩

與循相似古書二字互誤者不可枚舉經說下篇廣
循堅白循亦脩之誤廣脩與堅白皆二字平列
鑑位量一小而易一大而缶
樾謹按鑑上脫臨字位當讀為立量乃景字之誤畢
氏王氏均訂正矣惟未及易字之義易讀為施詩何
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戰國策易
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是易與施古字通
施者邪也淮南子要略篇接徑直施高注曰施邪也
孟子離婁篇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曰施者邪施而
行丁公著音迆說文走部迆衺行也是迆正字施叚

字此作易者又其叚字也一小而易猶言一小而邪與一大而缶相對爲文缶卽正字經說下篇木柂景短大木正景長小以柂與正對卽其例也

一少於二而多於五

樾謹按數至於十則復爲一故多於五經說下篇曰一句五有一焉一有五焉五有一一者一二三四之一也一有五者一十一百之一也

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在重物箕不甚說在若是

樾謹按畢讀說在重物爲句非也上文云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說在重文義與此相近然則此文

亦當以說在重斷句矣物箕不甚疑當作物甚不甚言有甚有不甚也甚誤作其又誤爲箕耳

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慮 經說上

樾謹按經上篇有知材也又有知接也知接之知是本字知材之知則是智字故此先著知材二字然後以知也者釋之所以別於下文之知也者古人文字之密也若明慮句慮字涉下慮也者而衍下文若睨知句知字涉下恕也者而衍若見恕句恕字涉下恕也者而衍竝當刪去

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樾謹按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能疊用無義當作而能利之不能必用下文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能必得誤與此同

且自前曰且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

樾謹按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此當讀云且句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句方然亦且蓋凡事從事前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前之且也如匪且有且之且毛傳曰此也此方然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

廥外之利害未可知也趨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人字之誤篆書人字作𠆢故誤爲力耳趨之而得爲句人則弗趨也爲句蓋趨之則得利而人以爲利害未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

鼃買化也

樾謹按鼃買之義雖與上文雖有化若鼃爲鶉之文然買與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未可與彼并爲一談也鼃疑竇字之誤說文貝部竇衒也讀若育今經

典通以鬻為之上云買鬻易也此云賣買化也文異而義同易有交易之義故以買鬻言化亦易也俯書皋陶謨篇懋遷有無化居枚傳同化易也交易其所居積是化易同義故亦以買鬻言也

𠦬力之任也為握者之顛倚經說下

樵譔按字書無䫆字疑觭字之誤玉篇角部觭女卓切握也

惟是當牛馬數牛數馬則牛馬二數牛馬則牛馬一

樵譔按惟是當牛馬絕句數牛數馬則牛馬二謂分牛馬而數之也數牛馬則牛馬一謂合牛馬而數之

也畢讀惟是當牛馬數爲句失之

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

樾謹按此當讀云景句光至景亡句若在盡古息葢句首景字舉經文而說之光至景亡者謂所以有景由無光也下文曰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是也光之所至則景亡矣若在盡古息又與上句反復相明言景若在則光盡古息也盡古猶終古也考工記則於馬終古登阤也莊子大宗師篇終古不忒是終古爲古人恆言釋名釋喪制曰終盡也故終古亦曰盡古也畢讀皆誤

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

樾謹按上脩字衍文遠近脩也先後久也相對爲文以地之相去言曰脩以時之相去言曰久

牛狂與馬惟異以牛有齒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不可

樾謹按狂與惟皆性字之誤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徒以牛有齒馬有尾爲別也

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

大取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爲非也衍一非字

意獲也乃意禽也

樾謹按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與上文非意木也

非意人也一律

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

樾謹按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世下文智是

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

益其益尊其尊

樾謹按尊當讀爲劑說文刀部劑減也劑有減損之

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

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

樾謹按牆字不可通乃嗇字之誤呂氏春秋情欲篇

論早定則早知嗇先已篇嗇其大寶高注竝曰嗇愛

也昔之知嗇非今日之知嗇猶上文云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

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

樾謹按正夫當爲匹夫禮記禮器篇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釋文曰匹本或作正是其例也節葬下篇存乎匹夫賤人死者今亦誤作正夫王氏念孫已訂正

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

樾謹按長人之異短人之同當作長人之與短人也同下二句正釋長人短人所以同之故也下文曰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

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竝與此文一律可證

摹略萬物之然 小取

樾謹按然字無義疑當作狀狀誤爲肰因誤爲然

行而異轉而危

樾謹按危讀爲詭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是危詭古字通行而異轉而詭詭亦異也

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

樾謹按周猶徧也失字衍文此言不愛人者不待徧

不愛人而後謂之不愛人也有不徧愛因爲不愛人矣今衍失字義不可通乃淺人不達文義而加之

予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耕柱

樾謹按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說詳王氏經傳釋詞

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

樾謹按戰國齊策注二十兩爲一金然則十金爲二百兩矣墨氏崇儉其徒以十金餽遺不爲不豐畢云十金當爲千金之誤率意增益厚誣古人殊爲無謂

古之善者不誅

樾謹按誅當爲訹字之誤也上文君子不作術而已

此云古之善者不訹術與訹竝述之叚字其字竝從

朮聲故得相叚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

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

樾謹按此當作故我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

是猶弃其目而視於禁社也苟使我皆視

樾謹按視於禁社也當作視於禁社曰其下句卽視

詞也上文而視於禁社曰苟使我和是其證又按禁

社乃蔡社之誤王氏念孫已訂正

嘿則思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必爲聖人 貴義

樾謹按使者三代御當作使三者代御三者卽嘿言動三事也御用也荀子禮論篇時舉而代御楊注曰御進用也此云代御義與彼同言更迭用此三者則必爲聖人也因三者二字傳寫誤倒畢遂曲爲之說謬矣

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

樾謹按去愛下當有去惡二字傳寫脫之喜怒樂悲愛惡共六者皆宜去之卽上文所謂去六辟也

鉅者白也

樾謹按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者皚之叚字廣雅釋

器皚白也皚省作豈又譌作巨因爲鉅矣呂氏春秋有始覽南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並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可以爲證

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

樾謹按吾當爲若字之誤也

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公孟

樾謹按畢云齒年也然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刻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易林所謂符左契右相與合齒是也列

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正數人之齒以爲富者葢古有此喻

是譬猶噎而穿井也

樾謹按晏子春秋襍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襍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饐漢書賈山傳祝饐在前師古曰饐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渴誤爲噎

是猶果謂撅者不恭也

樾謹按畢謂果當爲裸是也謂撅當爲蹶引說文云

儃也一曰跳也則失之矣𨇾與裸兩意不倫不當取以爲喻禮記內則篇不涉不撅鄭注撅揭衣也撅衣雖不恭然裸則更甚故曰是猶果爲撅者不恭也

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

樾謹按吾下脫子字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升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

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

樾謹按避寒避暑爲男女之別三句皆以室言不當於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室乃且字之誤古書且字或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

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

樾謹按亦當爲亣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於孔子者是其當而不可易者也其字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爲亦畢氏已訂正而未及此

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

樾謹按之刑二字衍文乎亦聞乎匿徒之有刑乎徒

謂胥徒給徭役者匿徒謂避役

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魯問

樾謹按此魯君自是魯國之君故恐齊攻而求救畢謂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非也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子墨子之意皆勸以無攻小國與此不同凡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

讐怨行暴失天下

樾謹按怨字乃忠字之誤言與忠臣為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說忠行義取天下與此相對可證

子墨子見齊大王曰

樾謹按齊大王即田齊之大公和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故周追王自亶父始而稱大王齊有國自尚父始而稱大公以及吳之大伯晉之大叔皆是也說詳羣經平議川齊始有國者和也故稱大公猶尚父稱大公也至其後子孫稱王則亦應稱大王矣猶亶父稱大王也因齊大王之稱它書罕見故學者不得其說大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矣

子墨子曰出曹公子而於宋

樾謹按王氏念孫謂此本作子墨子出曹公子於宋

曰字而字皆衍文其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譌史記夏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卽仕曹公子於宋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衞

而以夫子之政家厚於始也

樾謹按政乃故字之誤蓋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

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誅白公然而反王

樾謹按畢讀誅白公爲句則然而反王文不成義矣

禮記檀弓篇穆公召縣子而問然鄭注曰然之言焉也詠白公然而反王猶云詠白公焉而反王七字爲一句

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 公輸

樾謹按有侮臣下脫者字

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

樾謹按畢據太平御覽改作褋王氏念孫又以作牒爲是其實牒褋皆叚字也其本字當作梜梜與牒疊韵字玉篇仌部渫浹渫也虫部蛺蛺蝶也梜之與牒亦猶浹之與渫蛺之與蝶聲近而義通矣禮記曲禮

篇羹之有菜者用梜鄭曰梜猶箸也以梜爲械者以箸爲械也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文帝書曰墨子之守縈帶爲垣折箸爲械

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 備城門

樾謹按尊當爲遵古字通也此下有脫簡在下文說詳後

塹長以力

樾謹按力字無義疑方字之誤

廣三尺廣四尺

樾謹按兩言廣義不可通下廣字疑當作長葢言爲

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也下文言陛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

五十步一方

樾謹按方者房之叚字五十步置一房爲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爲關籥守之也尚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

百步爲㓐𦢊

樾謹按𦢊卽竇字之誤其上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肉字相似傳寫誤從肉後人以從肉之字皆在左

旁作月因變而為臏矣管子侈靡篇有䐗字即臏字之誤正與此同說詳管子可以為證

夫長丈二尺

樾謹按畢云夫疑即扶字所以著手王氏念孫據襍守篇改夫為矢今按二說皆非也下文云為頡皋必以堅杖為夫畢云夫同趺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是趺也臂也皆取象於人身畢得之後而失之前偶不照耳襍守篇作矢乃字之誤不當反據以改不誤者後文夫字應讀趺者視此

五十二者十步而二

樾謹按上二字衍文下二字當爲四古人書四字作三傳寫誤分爲兩二字遂移其一於上耳上十字當爲升上文云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此云五升者十步而四蓋言盛水之罌大者容十升小者半之容五升其大者則五步而一故五十步而十其小者則五步而二故十步而四也下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又曰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是丈夫五十步而十丁女十步而四與此數一律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𢊍

樾謹按王氏引之謂磨當爲磿欌當爲樹卽說文櫪樹押指之異文其說是也惟以爲樓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字本云皆爲高樓磿樹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與此同義爲高樓磿樹猶云夾爲高樓也磿樹卽夾也

時換吏卒署而毋換其養養毋得上城

樾謹按畢云養糧也此說非是養卽廝養之養宣十二年公羊傳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何休注曰炊亨者曰養

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

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攄謹按上云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下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文氣正相聯貫入此三十字則隔斷矣此三十字當在上文罰嚴足畏也之下又按上文自凡守圍城者至罰嚴足畏也凡一百十二字亦與前後文義不倫當在篇首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之下蓋自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至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皆是先論守城之本其下云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云云乃始詳言其法也今考正

之如左

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而君不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凡守圍城之法曰厚以高壕池深以廣樓撕揗守備繕利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

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也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

右文字爲脫之處皆據畢氏王氏之說訂正惟第一句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脫猶字今據下句補守者又必能守舊作守者又必能乎今以意改君尊用之尊讀爲遵古字通也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其爲一事蓋大臣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爲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

十四事而言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亣因誤作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

鑿井城上

樾謹按城上無鑿井之理城上當作城內即上文穿井城內之事

必以堅杖爲夫

樾謹按夫當從畢讀爲趺杖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之堅者爲頡皋之趺也備高臨篇杖大方一方一尺備穴篇兩杖合而爲之輼杖並當作材

兩軸三輪備高臨

樾謹按旣爲兩軸不得三輪三當爲四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

煙資吾池備梯

樾謹按王氏念孫讀煙爲堙是也惟資字尙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茨淮南子泰族篇茨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茨積土塡滿之也是茨與堙同義古茨字或作薋爾雅釋草篇茨蒺藜釋文茨本作薋是也墨子書作資者卽薋字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垐以土增大道上茨與垐通

高廣如行城之法

樾謹按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卽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襍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襍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狹爲度然則行城也襍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卽相閒也備城門篇見一寸舉云見疑閒字是其例也上文旣言行城之法此繼言襍樓故省其文曰襍樓高廣如行城之法

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 備穴

樾謹按此當作中鑿之爲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數臂字又誤疊皆不可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備城門篇襍守篇竝云夫

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竝言夫長臂長而

傳寫脫去也柦疑垣字之誤

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

樾謹按什十竝斗字之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

猶下文云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也凡斗字誤作什

者王氏已訂正此又誤作十則未及

以盆盛醞置穴中

樾謹按醞疑醯之壞字下文又曰及以洞洄疑油之

壞字

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離備蛾傅

樾謹按雜乃離字之誤備城門篇突一旁以二橐守之勿離備穴篇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並其證

敵引哭而去

樾謹按哭當作師說文帀部師古文作𠦓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王氏念孫謂墨子多古字然所引如所染篇之高尚賢篇之佚非儒篇之苟皆未甚塙若此𠦓字則眞古文也故爲表出之

壇高八尺堂密八 迎敵祠

樾謹按密字無義疑當作突說文穴部突深也謂堂

深八尺也不言尺者蒙上而省𡨦𡨦相似因誤爲𡨦矣下𡨦字並同它書深字無作𡨦者亦古字也

設守門三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四人掌閉百甲坐之

繼謹按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三人是二人之誤蓋門之啟閉皆四人守之啟則有左右之分故曰二人掌右闔二人掌左闔及閉則無左右之分故止曰四人掌閉也百甲坐之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

移中中處澤急而奏之

繼謹按畢云澤當爲擇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史記

蕭相國世家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也

死士爲倉英之旗旗幟

樾謹按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卽滄浪也在水爲滄浪在竹爲蒼筤並是一義此又作倉英者英音古音如央故與浪同聲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

樾謹按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旣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卽足字之誤而復者當删

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為度

樾謹按表乃衺字之誤備穴篇鑿廣三尺表二尺王氏念孫訂表為衺之誤正與此同

謹令信人守衞之謹密為故號令

樾謹按故猶事也言務以謹密為事也備梯篇以靜為故備穴篇以急為故義與此同畢屬下讀失之

乃傳城

樾謹按乃傳當作及傳字之誤也上云敵去邑百里以上此云及傳城其事正相次傳即蛾傳之傳備蛾傅篇曰遂以傅城是也畢不能訂正而屬上謹密為

故讀之解曰必有故乃傳用也殊不可通

及窮巷閒無人之處

樾謹按閒上脫幽字幽閒二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澗毋人澗卽閒之叚字天志篇作幽門無人門卽閒之壞字王氏念孫已訂正

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

樾謹按居乃若字之誤若謀士若大夫猶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有大夫有官大夫有公大夫有五大夫是民閒賜爵至大夫者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奏

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如周官之大夫也

舍射以書無得譽

樾謹按譽當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書望舉一垂入境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舉四垂狎城舉五垂

樾謹按王氏引之於舉一垂上補見寇二字於舉四垂上補郭字均當從之惟以垂字爲表字之誤非也垂者郵之壞字郵卽表也禮記郊特牲篇有郵表畷鄭君說此未明阮氏元揅經室集有釋一篇稍近之然亦有未盡者郵表畷蓋一物也古者於疆畔之地

立木為表綴物於上若旌旗之旒謂之郵表畷郵與旒通畷與綴通鄭君引詩為下國畷郵今長發篇作綴旒是知郵畷即綴旒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畷所以名也凡置郵表畷之處必在邊境因於其地置舍使傳送文書者居焉其始亦名之曰郵表畷後從省而止曰郵說文邑部郵境上行書舍是也凡置郵表畷必於兩道歧出之處因而凡兩道歧出之處即以為名其始亦曰郵表畷後從省而止曰畷說文田部畷兩陌間道也是也郵畷之名既有專歸於是從省止稱表而郵表

啜之名湮其義晦矣墨子書多古言襍守篇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捶表即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妄加手旁耳亟言之曰郵表單言之則或曰表或曰郵皆古人之常語也王氏竟改爲表雖於義未失而古語亡矣又按狎郭狎城兩狎字並當作甲後人不達而加犬旁也甲者會也詩大明篇會朝淸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與會聲近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外也此言甲郭甲城襍守篇言郭會城會文異而義同

其罪射

樾謹按射疑刖字之誤畢云射謂貫耳然古不名貫耳爲射殆非也

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

樾謹按去乃士字之誤

升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

樾謹按升食當爲斗食畢已疑及之而未敢決今以下文推之則升爲斗字之誤無疑也日食一斗則終

歲三十六石矣下云升食食五升則終歲十八石而數不同者上所說是常數下所說是國城之中民食不足減去其半之數也參食者參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二十四石也句下脫四字當據下文補四食者四分斗而日食其二也故終歲十八石也五食者五分斗而食其二則每日食四升終歲當食十四石四斗今作終歲十四石升蓋誤斗為升又脫四字耳盧疑是十四石五升于數不合非也六食者六分斗而食其二也故終歲十二石也其下依前數而各減其半斗食者每日一斗今則為五升矣參食者每

日六升大半今爲參升小半矣不言小半者傳寫脫去也下文言六食食一升大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食三升小半而減之爲一升大半也無小半二字則於數不足矣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本食四升故減爲二升其數甚明畢氏王氏皆未見及故具說之

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

樾謹按疑人蓋束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謀其疏者謀乃誅字之誤

諸子平議卷十一

諸子平議卷十二

德清俞樾

荀子一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勸學

樾謹按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省吾身之文增

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

干越夷貉之子

檖謹按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盧氏文弨本從元刻改正文干越爲于越注文吳越爲於越劉氏台拱補注王氏念孫讀書襍志並糾盧本之誤今按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干戰未齓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爲敵國非卽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

是辨見管子字本作邗說文邑部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益邗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是也古書言干越者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即訓爲吳也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

樾謹按上引詩云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即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節非是

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樾謹按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鼂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師古注並曰能讀

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故不問而告謂之傲

樾謹按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葢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即躁之叚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叚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

而以躁爲傲乎

故誦數以貫之

檝謹按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毛傳曰說數也說爲數故數亦爲說禮記儒行篇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仲尼篇曰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即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別楊注云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非是隱十一年穀梁傳植言同時

也累數皆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言即說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

樾謹按楊注曰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又云或曰學成之後必受榮貴故能盡其欲也二說竝非是上文云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皆言君子爲學之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義更粗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

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得通矣此文四之字並猶於也曰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佗物不足以尙之也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數句之誼足徵楊注之非矣

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樾謹按兩見字並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爲見耳光與廣通說見王氏讀書襍志言

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何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 脩身

樾謹按道順二字不可通順當讀爲訓古順訓字通用國語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正與彼同道順卽導訓也楊注曰此性多不順故以道順輔之非是

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

樾謹按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

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爲衍文楊注曰愚款端愨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不及思索之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

樾謹按顧氏千里曰窮順二字互錯此不然也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襍志補誤也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樾謹按不字衍文涉下不慤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也因衍不字楊注曰不曲謂直取之誤矣

行而俯項非擊戾也

樾謹按楊注曰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此說擊戾之義未明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轂摩鄭注曰轂拂也擊與轂通郭仲奇碑鷹偫電轂轂即擊字也

則有鈎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

樾謹按有鈎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

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

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樾謹按楊注以不窮窮謂惠恤鰥寡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强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為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卽可說此文不窮窮之義

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

樾謹按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

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賜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曰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楊不知過爲禍之叚字故不得其解耳

鉤有須不苟

樾謹按楊注云未詳或曰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毛類此亦曲說不可從鉤疑姁之叚字說文女部姁嫗也嫗無須而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惠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曉鉤爲說謂

鉤音拘與須音相近㗅鉤者須出乎口也按大元迎
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㗅鉤范望及温公集
注竝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鉤與須音近則㗅
鉤即㗅須也以說此文是爲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
讀鉤爲姁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盜跖吟口

樾謹按楊注曰吟口吟咏長在人口也此說殊爲迂
曲又曰說苑作盜跖凶貪然韓詩外傳亦作吟口則
又似不誤也吟蓋黔之叚字黔口即黔喙周易說卦
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謂虎豹之屬貪冒之

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樾謹按韓詩外傳作易和而難狎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爲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對文正本乎詩韓嬰不

達此旨以知爲和失之矣王氏念孫謂當從外傳非
也
以義變應
樾謹按變讀爲辯周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
文曰辯荀作變禮記禮運篇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
注曰變當爲辯是變與辯古通辯之言徧也儀禮鄉
飲酒禮衆賓辯有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鄭注並云
今文辯作徧是其證也變與辯通則亦可借爲徧以
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
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

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徧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篇曰竝遇變應而不窮變與竝對文可知變之爲徧也致士篇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

人汙而修之者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

樾謹按修當讀爲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滌濯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同之字故得通用楊注曰人有汙穢之行將修爲善失之矣荀子書每以修與汙對文竝當讀爲滌

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

樾謹按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唯利所在無所不傾

樾謹按文選孫子荆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卽無所不盡楊注謂傾意求之非是

夫貧賤者則求柔之

樾謹按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

是非仁人之情也

樾謹按仁字衍文也上文云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葢言遇富貴者率傲慢之遇貧賤者務柔屈之此非人情也正與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晻世者也故於上句加仁字以對下姦字而不知其義之非耳

巨涂則讓小涂則殆 榮辱

樾謹按楊注曰殆近也凡行前遠而後近故近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之此說於殆字之義甚爲迂曲且與下文雖欲不謹文氣亦不貫楊注非也讓當讀爲擾攘之攘說文女部孃煩擾也經典無孃字多以攘爲之禮記曲禮篇鄭注曰攘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爲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謹故下文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

辯而不說者爭也

樾謹按楊注曰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二義皆非是淮南子俶真篇辨者不能說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重死持義而不撓

樾謹按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

樾謹按楊注曰胠與祛同方言曰祛去也謂失水去在沙上也然失水在沙上而曰去於沙甚爲不詞楊注非也胠當作阹文選吳都賦曰阹以九疑注曰阹闌也因山谷以遮獸也阹於沙義亦同此言遮闌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阹於沙挂於患文義一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

樾謹按楊注曰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其說非也尚書臯陶謨篇簫韶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爲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下

文於君子曰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茲
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成於尊君安國彊國篇曰
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
成乎滅亾諸成字茲當訓終

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

樾謹按力乃多字之誤多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脩之爲待
盡而後備者也

樾謹按脩之二字衍文也起於變故成乎脩爲二語
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正

以脩為二字連文可證

約者有篋匧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

樾謹按楊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固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眾為要蓋物之藏於篋匧者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窌為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

樾謹按慤當作轂孟子滕文公篇轂祿不平趙注曰轂所以爲祿也此文言轂祿正與彼同作慤者聲之誤也楊注曰慤實也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轂祿莫厚焉此轂祿二字見於本書者

子弓短 非相

樾謹按楊注曰子弓葢仲弓也此說是也又曰言子者著其爲師也則恐不然仲弓稱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加以伯仲也

仁義功名善於後世

樾謹按善乃盎字之誤隸書盎字或作盖見北海相景君銘善字或作善見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

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

樾謹按下文云中君羞以爲臣則此不應言君且與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士莫不願得以爲士及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諸語皆不合疑本作世俗之亂民傳寫誤耳

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

樾謹按形笑二字甚爲不詞注云形笑者能言笑也

望文生義未足爲據笑疑當作洑傳寫者失其旁但存犬字而俗書笑字亦或從犬後人以形犬二字難通因猩猩能笑遂改作笑字耳毛上當有無字上文云然則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二足無毛也下文云故人之所以爲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則此文亦當作無毛明矣

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

樾謹按極禮而褫文不可通疑禮字衍文也極而褫三字爲句上云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此云極而褫正與久而息久而絕一律楊注曰褫解也有司世世

相承守禮之法數至於極久亦下脫也是楊氏所見
本尙未衍禮字故云至於極久亦下脫是極下無禮
字也所云守禮之法數者此禮字乃楊氏增出以解
法數之誼非正文有禮字也今作極禮而䙫卽因注
文而衍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

樾謹按楊注曰後王近時之王也又引司馬遷曰法
後王者以其近已而俗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此自得
荀子之意劉氏台拱曰後王謂文武也楊注非汪氏
中曰史記引法後王葢如賦詩之斷章耳此注承其

誤名為解荀子而實沿之王氏念孫曰後王二字本篇一見不苟篇一見儒效篇二見王制篇一見正名篇三見成相篇二見皆指文武而言楊注皆誤此三君之說皆有意為荀子補弊扶偏而實非其雅意也據下文云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然則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為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為後王唐人則必以唐太祖太宗為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為後王乎蓋孟子言法先王而荀子

言法後王亦猶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各成其是初不相謀比而同之斯惑矣呂氏春秋察今篇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治非不賢也爲其不可得而法又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爲殤子矣蓋當時之論固多如此其後李斯相秦廢先王之法一用秦制後人遂以爲荀卿罪不知此固時爲之也後人不達此義於數千年後欲背先王之道而復之而卒不可復吾恐其適爲秦人笑矣

妄人者門庭之閒猶可誣欺也而況於千世之上乎

樾謹按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衍誣乃挾字之誤挾字右旁之夾與巫相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衆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作彼詐人者門庭之閒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可據以訂正

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

樾謹按兩論字皆俞字之誤俞讀爲愈榮辱篇涓之而俞濁者口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楊注曰俞讀爲愈是也俞誤作侖因誤作論矣韓詩外傳正作久則

愈畧近則愈詳可據訂

黨學者

樾謹按楊注曰黨親比也於義未合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閒謂之哲郭注曰黨黨朗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言耳

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傭善者於是閒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傭

樾謹按世字當作舉遠舉近舉相對爲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繆妄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傭鄙蓋

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曰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卽涉注文而誤

然而口舌之均噡唯則節

樾謹按之猶則也僖九年左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晉語曰華則榮矣實之不知之亦則也互文耳說本王氏釋詞口舌之均噡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篇毛傳曰均調也言雖上不足以順明主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則調均噡唯則中節故下文云足以爲奇偉偃却之屬也噡字疑諾字之誤

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爲咏讀之爲嘖是也俗書諾字或作喏因誤爲噡矣

矞宇嵬瑣非十二子

樾謹按楊注曰矞與譎同宇未詳或曰宇大也今按讀矞爲譎是矣訓宇爲大則與譎誼不倫宇當讀爲訏說文言部訏詭譌也然則矞宇猶言譎詭矣

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

樾謹按楊注曰仲尼子游爲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爲茲厚三字於文未足殆非也厚猶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注曰厚重也爲茲厚於後

世者茲卽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俗不知以爲仲尼子游因此而後得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爲臣

樾謹按楊注讀諸侯莫不願以爲臣作一句則成名況乎四字文不成義又截或說以況乎屬下句則成名二字更不成義皆非也此當以成名況乎諸侯爲句成與盛通周易繫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史記封禪書曰主祠成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然

則成名猶盛名也況者賜也言以盛名爲諸侯賜也
大賢所至莫不以爲榮幸若受其賜然漢書灌夫傳
將軍迺肎幸臨況魏其侯卽此況字之義

爲詐而巧

樾謹按爲與僞通爲詐卽僞詐也管子兵法篇不可
數則僞詐不敢嚮幼官篇作爲詐不敢鄉正與此同
楊注曰巧於爲詐非是

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

樾謹按楊注讀察辯而操僻淫爲句誤也當以察辯
而操僻五字爲句大略篇亦云察辯而操僻是其證

大讀爲汏淫汏連文仲尼篇曰若是其險汙淫汏也是其證之者乏之之壞字襄十四年左傳曰匱神乏祀釋文曰本或作之祀蓋之乏之形佀故易誤耳淫汏而用乏之與察辯而操僻相對成文此文自知而無法勇而無憚至利足而迷負石而隊凡七句語皆一律而總之曰是天下之所弃也楊以大而用之四字爲句而釋之曰以前數事爲大而用之則上下文氣隔矣

樂富貴者也

樾謹按楊注曰樂其道也夫樂富貴豈得爲樂其道正文樂字疑涉注文而誤下云羞獨富者也以獨富

爲羞必不以富貴爲樂今雖不知爲何字之誤大要
是不慕富貴之意故注以樂道說之也

其冠進

樾謹按楊注曰進謂冠在前也以冠在前爲進不詞
甚矣進讀爲峻峻高也言其冠高也下云其衣逢注
曰逢大也於冠言高於衣言大義正相類進峻音近
故得通用禮記祭統篇百官進徹之鄭注曰進當爲
餕然則峻之爲進猶餕之爲進矣

恀然

樾謹按漢書敘傳姼姼公主師古曰姼姼好貌恀卽

爹之叚字嚴威儼恪成人之道非所以事親故子弟之容必爹爹然好也楊注曰爹然恃尊長之貌爾雅曰爹恃也失之迂曲

盡盡然

樾謹按楊注曰極視盡物之貌望文生訓非其旨也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忍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叚用耳周官大司徒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濜然則津津之爲盡盡猶津之爲濜矣

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仲尼

樾謹按說文見部覞暫見也目部睽暫視貌二字音義俱近倏即其叚字也倏然者暫見之謂暫見而即知其足以託國是以謂之大知楊注曰倏忽也夫之

武王誅二

樾謹按楊注引史記武王斬紂與妲己又引尸子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然皆不足以為二所謂誅二者殆即孟子所稱誅紂伐奄與

求善處大重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

樾謹按理字衍文也處大重任大事相對皆蒙善字

爲義楊注曰大重謂大位也不釋理字之義知楊氏作注時尚無理字也理字蓋卽重字之誤而衍者

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

樾謹按仁當作人言以事君則必通達以爲人則必聖知也楊注曰仁仁人失之矣

是猶伏而咶天

樾謹按楊注曰咶與舐同伏而舐天愈益遠也然舐天二字甚爲無謂人豈有能舐天者乎以此爲喻近於戲矣疑荀子原文作伏而眂天眂卽古視字也伏而視天則不可見故曰說必不行也眂誤爲舐傳寫

者又改為咶耳

必蚤正以待之也　儒效

樾謹按必字衍文也下文孝弟以化之也與此句相對下無必字則此亦當無必字矣蚤字無義疑脩字之誤脩字闕壞止存右旁之肴故誤為蚤耳榮辱篇曰脩正治辨矣非十二子篇曰脩正者也富國篇曰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王霸篇曰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皆以脩正二字連文可以為證新序引此作布正布隸書或作𢁉亦與脩字左旁相似

圖回天下於掌上

樾謹按楊注曰圖謀也回轉也言圖謀運轉天下之事如在掌上也然圖謀運轉兩義不倫恐非其旨圖者圓之誤字廣雅釋詁圓圓也圓回猶圓轉也淮南原道篇曰圓者常轉是其義也圓回天下於掌上言天下之大可圓轉於掌上也隸書圓字或作圎或作圎皆與圖字相似學者多見圖少見圎因誤為圖耳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樾謹按分當讀為份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從人分聲論語曰文質份份分分即份份也省偏旁耳楊注曰事各當其分即無雜亂故能有終始分扶問反然

各當其分豈可謂之分分乎不詞甚矣君子篇分然

各以其誠通義亦同此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樾謹按楊氏不釋樂樂之誼蓋卽以本字讀之然樂

樂字經傳尟見王霸篇曰櫟然扶持心國楊注曰櫟

讀爲落落石貌也此云樂樂兮彼云櫟然文異義同老

子曰落落如石樂樂猶落落也以其執道不殆故以

石形容之

遂選馬而進

樾謹按楊注曰選簡擇也然荀子之意方言周公之

不戒若馬必簡擇則非其義矣詩猗嗟篇曰舞則選兮毛傳曰選齊也此選字亦當訓齊車攻篇曰我馬既同傳曰同齊也然則選馬而進蓋戎事齊力之義非簡擇之謂下文曰輿固馬選矣誼亦同此猶言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也若以選爲簡擇則選馬可通馬選不可通矣

厭旦於牧之野

樾謹按楊注曰厭掩也夜掩於旦謂未明以前也然未明以前謂之厭旦於古無徵且以文義論之上云朝食於戚莫宿於百泉則此文旦下亦當有一字今

止云厭旦於牧之野文義殊未足也厭旦當作旦厭

厭讀爲壓彊國篇如牆厭之注曰厭讀爲壓此文厭

字正與彼同旦壓於牧之野與上文朝食莫宿文義

一律成十六年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此云旦厭猶

彼云晨壓矣

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

樾謹按此本作及遠中微故楊注曰善射者旣能及

遠又中微細之物也及遠二字卽本正文又王霸篇

日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楊

注曰射及遠中微細之物是其所據本亦作及遠中

微注文射字包及遠中微二意讀者不察謂注文作射及遠則正文必是射遠於是盡改爲射遠中微非荀子之舊矣君道篇曰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韓詩外傳四引作及遠中微可據以訂正而外傳五引儒效篇文亦作射遠中微疑後人依誤本荀子改之

隨其長子

樾謹按長子猶鉅子也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向秀曰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長與鉅義同鉅子長子蓋當時有此稱隨其長子謂奉一先

生以爲師從而附和之也楊注曰長子謂君之世子也殊非其義

事其便辟舉其上客

樾謹按王氏讀舉爲與是也解爲交其上客則非是此豢事字爲文猶言事其便辟及其上客耳

然而明不能齊法敎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

樾謹按楊注斷明不能齊爲句解曰雖有大體其所見之明猶未能齊言行使無纖介之差此失其讀也齊讀爲濟然而以下十八字作一句讀言法教所及

聞見所至則明足以及之而不能濟其法敎所未及
聞見所未至也所以然者由其知不能類也學者誤
謂明不能齊知不能類相對成文遂以齊字斷句失
之矣韓詩外傳正作明不能齊法敎之所不及聞見
之所未至無知不能類句
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爲一諸侯爲臣
樾謹按楊注斷久字爲句則而後三年句不成文義
此當以久而後三年五字爲句言姑舉其久者言之
則以三年爲期若速則或一年或二年卽可以一天
下而臣諸侯矣韓詩外傳作久而三年無後字

諸子平議卷十二